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 爱思唯尔 科学哲学手册

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下）

Philosophy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

英文本丛书主编

[以色列]道·加比 (Dov Gabbay)

[加拿大]保罗·撒加德 (Paul Thagard)

[加拿大]约翰·伍兹 (John Woods)

中译本丛书主编

郭贵春 殷杰

---

本卷主编

[美国]斯蒂芬·特纳 (Stephen Turner)

[美国]马克·瑞斯乔德 (Mark Risjord)

本卷译者

尤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 爱思唯尔 科学哲学手册

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下）

Philosophy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

英文本丛书主编

[以色列] 道·加比 (Dov Gabbay)

[加拿大] 保罗·撒加德 (Paul Thagard)

[加拿大] 约翰·伍兹 (John Woods)

中译本丛书主编

郭贵春 殷杰

---

本卷主编

[美国] 斯蒂芬·特纳 (Stephen Turner)

[美国] 马克·瑞斯乔德 (Mark Risjord)

本卷译者

尤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 / 郭贵春, 殷杰主编. 尤洋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2

(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

ISBN 978-7-303-19176-5

I. ①人… II. ①郭…②殷… III. ①哲学人类学②社会哲学  
IV. ① B089.3 ②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4891 号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RENLEIXUE YU SHEHUIXUE ZHEXU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69.5

字 数: 10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0 元

---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王 宁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 目 录

## 第一部分 社会学与量化

### 学科的界定：社会学与它的哲学问题(从古典到 1945) 3

1. 统计、历史与社会问题 4
2. “主流的”美国社会学 15
3. 韦伯：生活语言中的社会学 33
4. 先天问题 40
5. 功能主义和帕森斯综合 60
6. 结语：1945 年之后 70

### 测 量 86

1. 社会科学中的测量 87
2. 社会科学中测量的意义 89
3. 20 世纪的测量的表征理论 92
4. 量化概念的轨迹 119
5. 社会科学中的测量前景 129
6. 结论 133

### 哲学与理论建构的交叉：一个理论要素的起源问题 152

1. 社会科学中哲学与理论建构的交叉 155
2. 变量概念：多元假设和理性主义 164
3. 理论定义、联系和唯心主义 174
4. 操作定义、联系和经验主义 183
5. 结论 188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模型 192

1. 引言 192
2. 回归方程 193
3. 方程组中的因果推论 224
4. 没有特定领域背景知识的因果解释：SGS 项目 237
5. 结论 245

第二部分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

功能性解释和进化的社会科学 251

1. 引言 251
2. 历史和争议 253
3. 澄清的问题 259
4. 理性选择、规范和制度 269
5. 不平等 274
6. 选择论机制 276
7. 作为系统分析的功能性解释 285
8. 结论和开放性问题 289

进化解释 295

1. 核心概念：来自进化生物学的几个术语 296
2. 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解释 299
3.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进化解释的衰落 303
4. 从进化解释到进化类比 309
5. 人类生物学辩论 315
6. 更多进化类比 322
7. 进化解释的回归 325
8. 人类行为生态学 327
9. 进化心理学 331
10.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 337

- 11. 用进化史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344
- 12. 进化社会学和进化人类学理论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347

## 整体主义与随附性 377

- 1. 引言 377
- 2. 本体论分歧 378
- 3. 方法论分歧 383
- 4. 整体论和随附性 396
- 5. 多重实现论的讨论 399
- 6. 此场争论该何去何从 404

## 社会的层次 417

- 1. 本文结构 417
- 2. 例子：一个农庄 422
- 3. 什么是“社会世界”？ 426
- 4. 因果机制和微观基础 432
- 5. 方法论地方主义 439
- 6. 结论：社会层次和社会层面 443

## 理性选择 451

- 1. 其他社会行动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 451
- 2. 工具理性 453
- 3. 作为规范理论的理性选择理论 454
- 4. 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 456
- 5.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哲学约束 460
- 6. 打开黑匣子 462
- 7. 作为对理性选择理论系统回答的新制度主义(NI) 463
- 8. 供替代的选择——规范 465
- 9. 象征性的效用 466
- 10. 对时间的漠视 467
- 11. 对其他人的漠视 470
- 12. 结语 473

### 第三部分 人类学、文化与解释

#### 民族志和文化 481

1. 引言 481
2. 文化作为特质：泰勒与博厄斯 484
3. “超有机体论”与古典民族志 488
4. “新的民族志” 494
5. 深描 498
6. 文化的解构及其对民族志的影响 501
7. 文化的两个概念，民族志的两个概念 507
8. 后记 512

#### 社会科学中的范畴与类别 517

1. 引言 517
2. 迪尔凯姆和莫斯 520
3. 语言决定论和现实的文化建构 526
4. 范畴的社会功能 537
5. 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 544
6. 结论 546

#### 诠释学与现象学方法 555

1. 引言 555
2. 20 世纪 558
3. 几个开放式问题 574
4. 哲学和人文科学 578

#### 常人方法学的起源 586

1. 一个独立的起源故事 589
2. 传统的学术史 594
3. 一次革命突破 602
4. “重要的方法之物”本身 608

5. 方法的独特适当性要求	612
6. 结论：常人方法学的矛盾	614
考古学哲学：考古中的哲学	622
1. 考古领域的定义和概述	622
2. 焦点问题和中心主旨	634

## 第四部分 理性与规范性

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	669
1. 引言	669
2. 第一个分析相对主义的人：帕斯卡	671
3. 相对主义的典范：赫斯科维茨	673
4. 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先驱	676
5. 对相对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683
6. 对历史主义的分析	688
7. 社会与政治政策	690
8. 批判性的评估	694
9. 真正的人类学情况	709
明显非理性信念的问题	716
语言与翻译	738
1. 翻译和解释	738
2. 意义、外在语义学和翻译	755
实践理论	773
1. 什么是“实践理论”？	776
2. 实践理论中的概念问题	805
毫无畏惧的自然主义	822
1. 自然主义是什么	829
2. 自然主义与社会科学	839
3. 自然化认识论与社会科学	845



## 第五部分 批判方法

### 我们，启蒙运动的继承者：批判理论、民主制度和社会科学 857

1. 引言 857
2. 我们，启蒙运动的社会科学继承者 859
3. 民主的再定义启蒙运动：自由与力量 864
4. 民主与正义：最低限度的民主 866
5. 饥荒、自由和民主 872
6. 全球化和民主：创造新的民主实践 875
7. 结论 881

### 社会科学里的种族 882

1. 引言 882
2. 种族的本质 883
3. 种族的科学研究 886
4. 种族和真实性 890
5. 种族政治学 891
6. 设定种族 894
7. 种族交流 899
8. 结论 901

### 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的议题 904

1. 引言 904
2. 女性主义认识论 910
3. 客观性：可供选择的解释 927
4. 后现代主义和方法论 930
5. 人类学、民族志和后现代主义 935
6. 结论 939

知识社会学里什么是“新的”?	944
1. 旧的知识社会学	948
2. 新知识社会学：从知识到文化	956
3. 结论：探寻“社会的理论”	1006
索 引	1031

# 社会科学中的范畴与类别

沃伦·施莫斯

## 1. 引言

自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以来,社会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范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种种假设,从认知相对主义假设,到结构主义假设,不一而足。前者断言,存在着一整套依赖于文化而建构起来的范畴体系,这导致人类感知到的客观实在之间不可通约性的特点;后者则声称,一套单一的、根本的、潜意识的范畴概念结构是存在的,这套结构在所有文化中均无差别,两派均提供了用以论证各自假设的观点和证据。在考察这些观点和证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究竟什么是“范畴”;其次,我们还需准确把握上述假设分别如何看待社会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在介绍完所有这些相应的差别后,我们便会发现,这些观点和证据证明了以下论断。(1)思想中某些基本范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2)为了让这些范畴发挥其社会功能,必须存在某一文化体系,作为其代表或对其进行命名。人类先天认知机制和所经历的文化演变过程对于这一概念宝库的相对贡献,须通过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的

429

通力合作研究，方能探明。

“范畴”一词，至少有七种不同的意义。首先是词汇范畴，这指的是事物、性质和行为的简单分类，如植物、颜色和犯罪等。这些不同的种类基于生物学家的分类方法，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上述分类概念，比如“植物界”和“动物界”，我们称之为“类别”，而非“范畴”。

430 亚里士多德的“最大分类”，是“范畴”的第三种意义。他的范畴论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所处位置(姿态或姿势)、持有(所处状态或条件)、作为(动作)和受影响的状态(承受、被动性)<sup>①</sup>。这些范畴概念无论是从词汇范畴上，还是从分类学范畴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植物和动物不属于范畴，而属于“实体”，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第二实体”，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一实体”或单独实体，而分类学中的“界”也是“实体”中的一种。

康德对“结构经验”(structure experience)的纯概念理解，是“范畴”的第四种意义。这些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最大分类”又有所不同，因为康德是根据其四大“超级范畴”分类了他的12个范畴。在“量”范畴下，康德又分出“单一性”、“多数性”和“总体性”；而“质”范畴则包括了“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关系”范畴包括了“实体”(“固有性”和“存在性”)，“原因”(和“结果”)，以及“交互性”(“能动者”与“被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模态”则包括“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相对)，“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相对)和“必然性”(与“偶然性”相对)<sup>②</sup>。这样表达康德的范畴结构经验，并不是说这些“范畴”是我们用以感知世界的某种过滤结构、框架组织，抑或是某种概念组合。这些范畴是指在经验中发现的概念，而非产生经验的概念。正如康德在《未来形而上

<sup>①</sup> 《范畴篇》(*Categories*) 1b25—2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63]。我引用的是J. L. 阿克里尔(J. L. Ackrill)的译本，并参照标准学术习惯，根据柏林学派(Berlin Academy)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版本，对引用的段落进行页码、章节、行数的说明。

<sup>②</sup> [Kant, 1781/1787, A80/B106; 1783 4:303]。在引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的段落时，我遵循的引用标准是提供1781年初版中的页码，前附字母A；后接1787年第二版中的页码数，前附字母B。对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的引用，我遵循的引用标准是提供德语版学院派康德著作版本[Kant, 1902]。

学导论》(*Prolegomena*)中所阐述的那样,“范畴”并非经验心理学的分支,而是一种认识批判法,应在心理学研究的准备阶段进行[1783, 4:304]。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哲学家们向人们介绍了康德“范畴”概念的一些变体,这些变体中,有许多人认为“范畴”具有心理学含义。于是,具备心理学含义的经验成为了“范畴”概念的第五种意义,并与康德的经验的逻辑必要条件相区别。

通过对不同形式的判断力的分析,康德形成了他的范畴图表,这是因为他认为在判断力和范畴之下,存在相同的概念或“逻辑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具有统一性和结构性,这归功于逻辑功能。而这一相同的逻辑功能,同样赋予判断力以统一性和结构性。于是,有人也许期望在康德的“范畴”和语法范畴之间找到某些联系。语法范畴(如主语成分、谓语成分、数、格,或者时态)与康德的“范畴”有着重叠部分,但并不完全一致。举个例子,在语法范畴中,似乎找不到与康德的限制性范畴对应的概念。另外,语法中的性(至少在某些语言中)是语法范畴,但并不属于康德所说的“范畴”。因而,语法范畴似乎是“范畴”的第六种意义。

最后,还有第七种“范畴”,我称之为“迪尔凯姆式范畴”。这些范畴是促进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迪尔凯姆看来,这些范畴包括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实体、种类、数量以及人。这些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康德的“范畴”,以及语法范畴均有重叠,但不尽相同。

除了“范畴”诸多意义之间的差异之外,范畴这一概念本身必须从其表征的方式加以区分,不论是在个体的头脑中,还是在整个文化或群体表征系统中。许多社会科学家往往拒绝通过概念的文化表征来区分概念本身这一方法,但是拒绝承认这一特征,就意味着拒绝承认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范畴,转而接受非黑即白的单一概念。我们可能还需区分文化表征和群体表征之间的差别。迪尔凯姆学派首先使用了“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一术语,用以代指群体中共同的精神实体。但是该术语也同样被用于表示一些公共表征,如艺术作品、歌曲、舞蹈、口语单词、徽章、符号等。也许将上述事物归类于文化表征比归类于群体表征更合适些,以免与迪尔凯姆的“精神实体”(mental entities)混淆。

范畴的个体表征和文化表征之间的差别有助于澄清一个问题,即文化人类

学和社会学为何总是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相联系。例如，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追随者是这么解读迪尔凯姆的：既然范畴是文化的产物，且完全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那么人类学和社会学也许可以完全忽略心理学的作用[Gluckman, 1963, 2—3; Jahoda, 1982, 33, 40]。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社会科学关注“范畴”的文化表征；而认知科学家则着眼于“范畴”的个体精神表征。于是，对文化表征与个体精神表征之间关系的探究，便成为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协作努力才能完成的研究课题。

我们同时也需要对两大类论断进行区分，这两类论断均将各种各样的概念实体与各自群体联系起来：(1)关于范畴或其表征的社会或文化根源或起因的论断；(2)关于范畴的社会或文化作用或功能的论断。范畴的公共表征可能兼具社会功能和文化根源。可能正是范畴的这些公共表征才使得范畴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然而，范畴有其社会功能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范畴具有社会根源。另外，即便范畴是文化的产物，且范畴的公共表征具有文化多变性的这一观点成立，这也并不代表范畴本身具有文化多变性。如果迪尔凯姆的观点正确，即存在某些对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基本概念，那么每一种文化都能找到与某种表征同属一套概念的方式。

## 2. 迪尔凯姆和莫斯

432 关于范畴社会角色的最早论述，可能出现在迪尔凯姆和莫斯[1903]的论文中，“关于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对群体表征的贡献”。他们基于对澳大利亚、北美和世界其他各地民族志的研究，提出了“事物的分类再现人的分类”这一论断[1903; 1969, 402; t. 1963, 11]<sup>①</sup>。他们认为，不但信奉相同图腾的群体将人类和自然事物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且像“属”、“种”这样的分类概念——允许我们将一组事物归类到另一大类下——一开始也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群体之上的。根据迪尔凯姆的观点，“不论是自然奇迹，还是精神联系机制，都无法给

<sup>①</sup> 在此我提供了自己对迪尔凯姆法语原文的翻译。为便于读者查阅，我也提供了每部著作最新译本中相应的页码。

予我们范畴的概念。等级制完全是社会性的产物”[1912, 211; t. 1995, 149]。

人们并非仅仅凭观察自然或思考概念之间的联系就得出等级的概念，这一点上，我们同意迪尔凯姆的看法。然而，心理学在过去九十年中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初遭到迪尔凯姆排斥的连接主义心理学的范畴，并且，等级概念是最初来自于社会还是心理，仍然是一个关乎经验主义的问题。更近一些，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82]曾论证道，反映一个群体结构的自然分类方法之所以能够得以保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某些社会利益，并从科学史的角度提供了证据，以支持这一解释。他试图通过这一论证复兴迪尔凯姆和莫斯的原始分类理论。但是，即便布鲁尔是对的，他的理论也只触及分类系统的社会学用途层面，而非更基本的关于等级思想的来源问题，正如史蒂芬·柯林斯(Steven Collins)[1985, 70]提醒我们的那样。迪尔凯姆的理论认为等级思想源自社会，验证这一理论的方法之一，是非等级社会[如桑人(The San)]不具备等级性的自然分类系统。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以上观点，相反，来自民族志的证据表明，等级思想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从博林、布里德洛夫和雷文[Berlin, Breedlove, and Raven, 1973]的著作开始，民族生物学家发现民族分类学普遍具有至少三种范畴或者三个等级的类别：(1)“起始概念”(unique beginner)，即最高等级的概念，如植物或非人类的动物，基本上与界对应；(2)“生命形式”(life-form)，如鱼、鸟、树、草、藤、昆虫、蠕虫，以及，(3)“属种”(generic-specieme)。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存在代表一个属的典型物种，因而种和属的意义在外延上是相当的。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1978, 28]认为，也许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解释等级思想。分类系统的任务是以最小的努力提供最大量的信息。相比每提及一种鸟，都会重复一遍翅膀和羽毛这两种特征，不如将它们都归类到“鸟”这一范畴下，显然在传递信息方面只会效率更高。

尽管如此，迪尔凯姆和莫斯仍然将他们关于社会文化起源的分类概念进一步推广，并将他们钟爱的空间、时间、起因和实体也包括进来。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中，迪尔凯姆说道，

在我们的判断力最初形成过程中，便存在一定数量的核心概念，

自始至终主宰着我们整个精神生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们便称这些概念为抽象思维范畴，它们是：时间、空间、属、数、因果关系、实体、人等。这些概念分别与事物各种最普遍的性质对应，就像包裹在思想周围坚固的外壳，思想似乎无法超脱它们而独立存在，因为我们好像找不出这样一个物体——它不受时间的约束，或是难以计数，等等。除去以上概念，其余的则是偶然的、可变的。我们认为，这些概念在某个人身上、某个社会，或者某个时代可能不一定存在，而前者似乎与精神的正常活动有着几乎不可分割的关系。[1912, 12—13; t. 1995, 8—9]

虽然迪尔凯姆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观，并且他的“抽象思维范畴是人类判断力的根源所在”的观点也与康德的观点很相似，但是迪尔凯姆的“范畴”概念与上述两者仍然有所不同。甚至他列出的“范畴”种类也有独特之处。例如，他将“人”的概念单独列为一种范畴<sup>①</sup>。另外，对于康德而言，空间与时间更大程度上属于直觉形式，而非范畴。此外，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而言既非抽象思维理论的组成部分；也非判断力的形式之一，这与康德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关注词语的分类和词语指代的事物，与使用词语时所处的判断过程无关<sup>②</sup>。

迪尔凯姆在不同场合解释道，他所使用的“范畴”，其意义与康德的“范畴”不同。他说，对于“现代康德信徒而言，范畴是客观实际的执行者；而对我们而言，范畴则是客观实际的概括。在他们看来，范畴是思想的自然法则；而

<sup>①</sup> 法语“personnalité”一般译为“人格”(personality)。然而在英语中，该词还有一种意思，是迪尔凯姆没有意识到的。他将“人”作为范畴之一，很可能是受到了查尔斯·雷诺维尔[Charles Renouvier, 1815—1913]的影响，后者列举了九种范畴，按照从最简单抽象的到最复杂具体的顺序排列：关系、数量、位置、演替、性质、生成、因果、终结，以及人[1912, vol. 1, 120ff]。莫斯(Mauss)[1938]则放弃这一说法，转而使用“个人”(personne)来称呼这一范畴。

<sup>②</sup>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没有经过组合而说出的事物”指的是属于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范畴[1b25]。他所说的“没有经过组合而说出的事物”，意思是被认为彼此不互相组合形成“断言”或“判断”的短语[2a4—10]。



在我们看来，范畴是人类艺术的产物”。<sup>①</sup>在这段话中，迪尔凯姆似乎像许多19世纪的哲学家一样，将康德的“范畴”理解为心理的必要条件，而非经验的逻辑必要条件。<sup>②</sup>然而，迪尔凯姆却认为范畴既非必要心理条件，也非逻辑条件，而是这些概念的集体表征。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从个体对于空间、持续时间、正常连续性、相似性的感知角度，以他对“范畴”的定义，对空间、时间、因果和种类进行了一一区分。用迪尔凯姆的话说，“范畴所表达的关系是以一种间接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1912, 628; t. 1995, 441]。他接着说道，在利用范畴来发现探索自己的道路并指引自己前进方面，人类个体对于范畴的需求并不比动物强多少[1912, 632; t. 1995, 444]。他认为，即便是最原始的分类系统，也是以大脑能够发现特定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的[1912, 206; t. 1995, 146]。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迪尔凯姆对他提出的范畴理论的社会起因和根源进行了辩护，认为该理论能够完美地解释范畴的普遍性、必然性、一般性和文化多变性。他说，经验主义无法解释范畴的普遍性、一般性和必然性，而先天主义哲学则无法解释范畴的文化多变性[1912, 18—21; t. 1995, 12—14]。他又说道，另一方面，关于范畴的社会学理论则能够解释范畴的以上所有特性，因为在这些理论中，范畴等同于其集体或文化表征。范畴的社会性特征解释了其必要性，范畴正是由于其必要性而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影响。用迪尔凯姆的话说，这些范畴是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必须将这些规范加诸个体之上，“所以，如果人们分分秒秒都不接受这些基本思想，都对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数量没有类似的概念，那么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共识，以及所有社会生活都不可能进行”[1912, 23—24; t. 1995, 16]。迪尔凯姆继而认为，既然范畴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也会相应改变，那么加诸我们思想之上的范畴的必要性并不是某种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

---

<sup>①</sup> [Durkheim, 1909, 757 and n. 1], [t. 1982, 239—240 and n. 1]。这是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后来经编辑，作为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引言。虽然这段特别引用的话并没有写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其在意义上与后文引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的段落是一致的。

<sup>②</sup> 这一点在施莫斯[2004]文章中有关法国的例子里有更充分的解释。